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三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地官一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案域古  
作或說文云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從土  
後人所加今用之獨商書微子篇作或古文也曰殷其  
弗或亂正四方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  
彼四海云爾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

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以有之則或即域甚明孔疏云  
或者或無或有不定之辭誤矣立政物有間之呂刑旁  
告文侯儀和儀作義旁作方物作勿猶域作或蓋古文  
也王充曰物有間之者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  
康成謂文侯名仇儀皆訓匹故名仇字儀不其然乎  
正域者廣輪之數五地之名十二壤之物以定民宅以  
制畿疆以建王國以作地貢以均齊天下之政而佐王  
安擾邦國其職在大司徒殷之亂也大司徒之職廢矣

弗或亂正四方者言不能有四方而安擾之也惟命不

于常九州非一姓殷不能有而周有焉於呼有天下者

奈何弗敬

大戴禮多古文分符篇曰大道之邦或俗本邦誤為邠御覽引之作邦域從俗也哀公問

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呂覽先己篇曰君曰勿身勿身督聽是古物皆作勿矣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儀古文儀作義讀為儀與頗協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

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

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

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

木之修茂者立以為社位社稷也戰國策桓思

有神叢蓋本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栢者以栢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田主者田社也薛瓚曰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謂之私社然田主設於地官則非私社矣許叔重云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

等皆以為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  
主人正柏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  
天正杜預亦以註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  
皆謂用其木以為社主孔穎達抑劉扶杜且云社主周  
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杜氏用包周之說然則田  
主者社之木主也鄭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蓋謂  
后土社神田正稷神又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  
人謂之田祖蓋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

正憑焉是為田祖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亦云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得兼神農何則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兼神農矣賈公彥未達其義乃云田主為神農以神農為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其說支離疑誤後學所宜木有兩說如前說值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皆通相兼乃備案宋史志社以石為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為社稷不屋而壇



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  
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  
曰地產最寶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  
據以為說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官議周家田主用  
所宜木今社主石其義云何張齊賢等議田主用木民  
間之社非太社也孔穎達謂社為木主古論不行於世  
古論謂古文論語康成亦作疑辭當並存以備攷淮南齊俗訓  
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

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為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孔疏引許叔重

五經異義以為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為

松主宜柏者為柏主宜栗者為栗主乎

唐神龍初韋叔夏等案後魏天

平四年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舊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議在禮無文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蓋以五為土數故壇方五丈其主請准五數長五尺方二尺則社主長短自唐改定宋因之也又禮記外傳曰社主用石北齊天子親征有載帝社祔主於車之禮前此及後未聞

漢高祖初起兵禱豐粉榆社社在粉榆鄉粉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山陽橐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榆槐

矣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為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  
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故兩說相兼乃備

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緯謂之廣經謂之輪山謂積  
德川為積刑下者為死高者為生牝為谿谷牡為丘陵  
數生於五十以之成故分之為十合之為五天下有五  
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  
土之民五土之色五地之民五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  
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丘陵專而長墳衍皙而瘠

原隰豐肉而庠大戴禮五土之民堅土肥壚土大沙土  
細息土美耗土醜淮南子五方之民東方兌形小頭隆  
鼻大口鵠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  
早知而不壽南方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  
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面末僂修頸印行竅通  
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翕形短頸大  
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憊愚而壽  
中央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

胃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宜山林動宜毛植宜阜川  
澤動宜鱗植宜膏丘陵動宜羽植宜覈墳衍動宜介植  
宜莢原隰動宜羸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宜黃白宜禾  
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洿泉宜稻五方之水異其宜汾  
濛濁宜麻濟通和宜麥河中濁宜菽維輕利宜禾渭多  
力宜黍漢重安宜竹江肥仁宜稻有五方之水因有五  
水之人輕水所多禿與瘦人重水所多虺與臂人甘水  
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疝與偃

人蓋五行化為五土五土演為五水水土合而五地之  
物生焉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東方木厥陰所至  
為毛化故動宜毛其化為榮其象為析其類群分故其  
民毛而方南方火少陰所至為羽化故動宜羽其化為  
茂其形為圜其氣炎上故其民專而長西方金陽明所  
至為介化故動宜介其化為斂其色為白其氣為消故  
其民皙而瘠北方水太陽所至為鱗化故動宜鱗其化  
為玄其色為黑其氣潤下故其民黑而津中央主大陰

所至為倮化其動宜倮其化為盈其合在因其充在肌  
故其民豐因而庫五地之植物穀為先說者不及愚竊  
惑焉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  
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之地植物宜膏如都廣之  
野矣膏夏之木生於巫山之上其理密白如膏非川澤  
之所宜也詩既方既皐皐者寶之成麥全曰穉通作覈  
菽戴甲而生為莢禾長稊大本長相居熟相扶族聚為  
叢蓋根於中者為動物命曰神機根於外者為植物命



曰氣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是以  
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產本乎地地產本乎天而器者  
生化之宇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  
物生者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知之  
或問曰五地即五方歟曰非也山林不盡在東川澤不  
盡在北也一方而五行之氣具焉海濱之地民食魚鹽  
魚熟中鹽勝血民皆黑色疎理此其徵也舉一反三五  
地皆然矣大荒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非所謂

毛而方者歟曰否五地非大荒然則其民毛何也曰輕  
水之人多禿山林之民多毛山水之氣使之然也西方  
金屬肺其榮毛而東方為毛化何也曰鳥獸之毛革於  
夏毳於秋毼於冬而化於春故書曰蓂尾毛在後為尾  
蓂猶化也內經之說合於堯典周官五物者五行也五  
行者陰陽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教  
有十二不越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  
土十二壤以定民宅陰陽之所相也以教稼穡陰陽之

所播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毓百物阜安

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

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為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率推非得之表候也劉

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一行亦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然則所謂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亦先儒之臆度云爾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此說非也歷之歲差古法謂黃道西移新法謂恒星東轉黃道萬古不變每歲有差者恒星東轉使然愚謂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晷景隨之而變一行之說近之矣極者天心也以心不

可見故不名為心而名為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極星每歲有差者非東轉使之然乎地在天中心即地心又何疑然則大司徒建國所謂地中者蓋指

中原之地惟此四方道里均與

呂覽有始篇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當

樞之下蓋天

地之中也 恒星自有行度詳見新法歷書

呂覽謂極為天中是

矣而謂極星與天遊則非也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於

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

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為采七

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其  
後子孫雖有臯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  
始封之君是為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而未得  
其全然謂諸侯之國有封有采則先王之法也王制周  
官可合而為一矣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  
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  
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大司徒建之以土  
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所謂封也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亦言分田制祿君十其卿國以田為祿亦以田為差所謂采也其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其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其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為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大者食其半次食參之一又次食四之一蓋於其采之外而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畱其餘以供軍國之需天子使其大夫監之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使佐方伯領諸侯諸侯



有畔則討之以其所留之半及參之二四之三足以給  
其用而受法於司馬有畿疆以正之儀位以等之賢功  
以作之監牧以維之軍禁以糾之貢職以任之簡稽以  
用之守則以安之小大以和之而諸侯不敢畔其有功  
於民者則加地進律焉故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土  
田其采則附庸其封山川在其封內者自有天子虞衡  
之政令諸侯莫敢專者以此封或有時絕采則世相傳  
及周之衰強侯擅制盡取其封以為采又兼并附庸小

國以廣其封而天子不得食其土矣由是軍國之用關  
方伯之職廢強凌弱衆暴寡諸侯放恣從橫而莫之能  
制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部三年紀季以鄆入  
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遷謂滅之邾鄆部者紀之封  
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鄆存所以知鄆存  
者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鄆則鄆存矣古者滅國不滅  
采信矣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歟王制言采周官  
言封兩者離之則虧合之則備俗儒據孟子以駁周官

陋矣。顓臾魯附庸而在邦域之中則邦域非封而何齊之四履為四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則其封之大可知也。大國之封不過五百里而明堂位言魯地方七百里者康成謂包附庸而大言之。孟子亦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天子之田千里故諸侯不過百里謂其采非謂其封。春秋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

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  
土也吾何邇封之有則天子之封外薄四海矣而僅守  
邦畿千里之田不亦陋乎說者謂周爵五等地四等四  
等者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非也附庸  
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于  
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為齊之附庸矣周爵五等地亦如  
之五等者諸公之地諸侯之地諸伯之地諸子之地諸  
男之地也

史記漢諸侯年表曰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  
各四百里哀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

勤勞也晏子春秋亦云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

祀五帝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愚案小胥職云全為肆肆全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於俎即所謂羞其肆也郊特牲腥肆爛膾腥肆者謂薦腥薦全楚茨二章或剝或亨或肆剝者鬻解亨者煮孰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為陳後鄭破肆為剔皆非也小子職注云肆體薦全烝得之矣士喪禮四鬻去蹄注云鬻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乃以此之肆當彼之鬻似不相

當康成讀肆為鬻或別有據也喪服傳云夫妻判合小  
胥職曰卿大夫判縣判者左右之合故合之為肆分之  
為半四解牲體合而薦之亦可謂之肆歟少牢饋食羊  
豕皆升右胖少儀則以牛羊豕左肩臂臠致膳於君子  
而右以祭故謂之胖胖猶判也半也則是祭皆不得用  
全惟天子禘郊有之是謂薦血腥五官奉之秋官犬人  
職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牲之言全也古文牲作全穆  
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五具又云蠲齊牲全故五官奉牲

皆用全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穀烝穀

者體解節折房為半體詩曰籩豆大房毛傳曰房半體

之俎然則折為穀半為房全為肆

士喪禮四鬣注云今文鬣為剔是儀禮有

古今文未聞別作肆內饗職賈疏引之

作四肆蓋因鄭注改經文實無所據也肆古文作絺易

有彖爻象此象者全體析之成爻

彖卽希

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

舍乃頒比法於六鄉及三年則大比鄉大夫以歲時登

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而征之其舍者則貴者賢

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以歲時入其書鄭司農謂九比者九夫為井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八月案比是也舍者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闕內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更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復羨卒疾者若今癯不可事復之愚案後漢書注云案比驗比之猶今貌閱矣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漢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方今案比之時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而文帝元年三



月詔亦云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養老之意然則案比  
兼以三月歟問遺賢良亦以八月賜羊一頭酒三斛順  
時氣助養育長吏存問顯茲異行鄉大夫所謂賢者能  
者也夏官羅氏於仲春獻鳩以養國老漢賜高年鳩杖  
則於仲秋蓋獻鳩之禮不行久矣然歲時存省布帛酒  
肉之賜亦不獨仲秋為然也古有命民是為貴者尚書  
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  
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乘不

得衣乘衣者有罰漢賜民爵猶古之命民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是民爵皆得復不必宗室及闕內侯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詔民年九十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此所謂復羨卒也漢法長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癰古者凡瘖聾跛躄童昏僬僂以及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皆收而養之晉胥臣乃云官師所不材以實裔土其不然乎漢之鄉嗇夫猶六

鄉之族師閭胥六遂之鄙師鄰長其職主知人善惡及其貧富為役先後與賦多少平其差品朱邑第五倫嘗為之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而邑卒葬其鄉祭祀不絕蓋官彌卑者於民彌親大而州里役要小而馬牛車輦辨其物登其數計丁定征按年從役非親民之吏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悉由是而施政教行徵令必不能得其平是以先王尤重親民之吏而嗇夫命半通俸百石職廝祿薄儒者恥居是官居是官者亦不加選擇兩

漢之治不及三代之隆者以此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凡孝順貞義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戶蠲除家徭則賢能者復至漢猶然矣唐沈既濟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司直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宰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

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蓋不問賢能及老疾惟貴者一例復除則又未免失之濫也漢法高爵者復然西北兩邊守圉禦寇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而其時亦未聞有均人大均之禮徃徃輕重不均民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雖曰重武備然不曰輕民爵乎及武帝置武功爵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鮮矣賈捐之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雖古全盛之世亦有一歲三

日之公旬未聞三年一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鄉師輦輦注云故書輦為連愚謂地名蓮勺蓮讀為輦猶地名不羹羹讀為郎以此知古音不忘故俗語不失

其方

釋名云羹汪也汁汪郎也然則羹音郎得古音矣

蓋古連輦通車從夫雙

引為輦車從足步挽為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為輦變古從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輶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車曰余車殷曰胡奴車

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加二版二築  
裡者鍬鍤築者杵頭鐵杵也以築壘壁故武城有血流  
漂杵之語孟子以為誣賈誼過秦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而益壤篇又云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  
杵秦至無道暴於帝辛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黃帝之  
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於黃帝築杵自古有之非至  
周而始備也方言畱趙魏之間謂之鍬東齊謂之裡朝  
鮮洌水之間謂之斛

注云斛者鍬聲之轉音湯料反裡  
音駭江東呼鍬又為鑿普茂反鑿

一作梟裡  
或作祀

螿一作料一作齧亦謂之齧注云皆古

螿插字說文謂裡與相同

俗作  
耜

從木以里呂為聲一曰

徙土輦齊人語也景純讀若駭或未聞於古案說文趕  
從走亦以里為聲讀若孩孩與駭音相近亦必有據矣  
天子六鄉諸侯三鄉春秋宋為王者之後獨立四鄉二  
師掌之二師者右師左師猶天子之三公華元曰我為  
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則其官表率百僚師保萬民  
與王之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



教者何以異焉六鄉有六卿四鄉有四正三公領六鄉之卿二鄉則公一人二師令四鄉之正二鄉則師一人分掌其方各司其訓則知周禮不獨在魯也宋非大國而襄公用之以霸諸侯雖不能終猶強於魯衛蓋以周官之法存焉爾晉六正則三軍

見襄二十五年傳

宋四正則二

軍可知也其三公之義則董仲舒言之詳矣其略曰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

聖人君子善人正人為四選

選三臣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

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是故以職曰三吏以  
年曰三老以爵曰三公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又有三  
孤以為之貳焉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  
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為民害責於地公其  
說見論衡而康成注大傳則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  
稱太宰司徒同職則稱司徒公宗伯司馬同職則稱司  
馬公司寇司空同職則稱司空公是合周禮與大傳而

為之說也書之君奭叙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康成以師氏保氏當之似不見古文周官然鄭志趙商問則引周官為證又非不見古文者而云攝政三年作周官六年制周禮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已然則古文周官一篇康成固見之矣公孤官不必備惟其人蓋有則兼之無則闕焉此周禮所以無公孤之職也三公兼領六卿而顧命孔傳謂三公領三卿豈其然乎文王世子注以師氏為大司成則非三公也且云師氏司徒之屬

安有三公而屬司徒者哉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司農  
謂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康成謂國晚賦稅而早免之以  
其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愚謂  
六十而免不為早六十五猶征則已老易孟氏韓詩說  
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為甸徒  
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許叔重則云五經

說皆不同亦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以為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為士卒也胥徒事暇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愚謂漢因周制五十六而免則五十有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周官合則五十誤為六十又何疑周官殘闕能保其必無誤乎六十曰耆邦饗耆老外饗割亨酒正共

酒既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康成遷就而曲為之解豈其然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內則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為率八尺為長六尺為短七尺為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十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為夫祀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

僮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  
僮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  
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  
壯其猷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  
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  
艾也然則五十六而免在始元元鳳之間矣孟康曰古  
者二十而傳附音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  
傳之疇官蓋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

罷癘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為民就田里而周官六十五猶征其不然必也

鹽鐵論文學曰今五十以上至六十

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則似五十六而免者免為士卒而已有司仍役之王莽亦云漢氏輕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

罷癘咸出蓋以此 楚襄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

六十三十餘萬是老弱未傅者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

豎益明

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曹大家曰古者十五受

兵六十還之注云國中六十免役野六十有五晚於國



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

二十六尺謂十五十五受兵據野外六十還兵據國中

此本康成之說仍存以備考

康成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

百二十以為算則征之者謂出口賦錢也故曰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

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毀容

臺說者以為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益人而無禮

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客之官晉羊舌大夫之

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

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即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為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為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蔽也槃辟雅拜詭衆立異褒衣大袂舒緩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擯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子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

弔曾子子貢入廡脩容閤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  
一等而揖之蓋有德者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  
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公西赤善於威儀篤雅有節  
孔子以為難且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二三子欲學禮  
者其於赤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  
知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鄉老及鄉大夫  
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志  
其志和也二曰和容其容和也三曰主皮志和容和能

中質也四曰和頌其聲和也五曰興舞其節和也惟敬  
乃和莊子曰禮樂之士敬容此之謂也春秋之官有和  
容漢郡吏有容史皆古之遺雖失其本而猶存其末學  
者誠能講之詳習之孰則雖閭室無情容推而至於造  
次顛沛亦不改其常度焉是以史稱侯霸矜嚴有威容  
而伏湛倉卒必於文德東京初建草昧經綸先區區奏  
行鄉射之禮論者或以為迂濶不知禮樂乃政化之首  
而五物斯須不可離蓋修德力行而文之以藝則三物

備於心然後五物備於身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所謂德盛而禮恭也馬融以為射有五善不亦淺乎射者儀之於此中之於彼發而不中反求之身此主皮所以列於和容之後也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以此出而長入而治也反求之已而其道全矣古者諸侯朝天子以其教士畢行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抗大侯設鵠畫物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心端其容正時以效之時

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所謂教士者諸侯之歲貢士也教士以射射有容體五物備焉諸侯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非也以其教士畢行則小國豈止一人乎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愨而忠正者使涖百官而察善言慎直而察鄉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

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客  
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為邊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徵  
所謂出使長入使治者如此而大政篇則謂上選吏也  
必使民與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而去  
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  
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  
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  
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卿相之器十人

之吏以長鄰比千人百人為豪為英所謂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者如此

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康成皆破宗為崇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崇祭水旱則是漢儒皆讀為崇非創自康成而黨正春秋祭崇則謂雩崇蓋亦為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奏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崇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黨正之崇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愚謂黨正



祭崇與州長祭社同時水旱農祥春祈秋報其禮亦與  
祭社等周頌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志高  
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  
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  
零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淮南子曰零星之尸儼然玄  
默而吉祥受福古者祭皆有尸零與靈通幽崇蓋零星  
歟一說崇猶營也賈逵以為營攢用幣孔疏謂其祭非  
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

王充曰春

二月秋八月雩靈星  
之祀是也今春雩廢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稊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此族師春秋祭脯之辭也脯者布也步也布德曰  
脯祭神曰步步者神名詩所謂田祖有神者即此蓋四  
蟲當盛陽之月感陰邪之氣而生如木之蠹器之蠹處  
冥昧之中秉賊害之性說者以為災猶政起因以為名  
庶氏除蠹剪氏除蠹用大祝六祈禳禳攻說之法以牲祭  
而辭責之祭詳於禮辭見於詩又以葦山之草薰之蓋焚其

草以灰酒之曰熏所以殄其類詩所謂秉畀炎火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螘時起蟲生於巽風死於離火夏行春令則火不炎故生百螘族師春秋祈報以救四蟲百螘之裁因與族人飲酒而屬民讀法焉王居明堂禮謂之國釀說文釀者會飲酒飲古飲字酺者王德布也或云出錢為釀出食為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益起於周而戰國因之古者民無故不羣飲酒誥曰羣飲汝勿佚謂收捕而殺之其嚴若此漢輕其臯罰金而已浴及唐宋

國家每逢嘉慶賜民大酺即古祭酺之遺意然古者合錢飲酒本祭田神且以屬民而糾其過惡勸之道孰後世舉一廢百而庶氏翦氏之法不行四蟲百螫交相為害九穀不登三物不教所謂德行道藝為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為一書敬敏任恤為一書其風渺不可追矣管子治齊因地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為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之名仍師其遺意而加詳焉地官之教也德行道藝賢能為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為一

書敬敏任恤和親為一書過惡為一書有臯竒邪為一書善相勸惡相糾慶賞相共刑罰相及而管子之法凡孝弟忠信賢良雋材則其下以次復於上長家復於什伍什伍復於游宗游宗復於里尉里尉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計者比也是為比法著者書也是為書伐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於上家屬及於長家長家及於什伍之長什伍之長及於游宗游宗及於里尉里尉及於州長州長及於鄉師鄉師及於

士師及者坐也下有臯坐其上也故曰有不孝不弟而  
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臯五然則族師所謂相及者比長  
及閭胥閭胥及族師族師以上罰皆相及可知矣三月  
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  
官罰有臯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即族師所謂賞相共  
罰相及之意而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  
聯即管子所謂什伍之長也用其法而變通之一則以  
王一則以霸商鞅相秦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一

家有臯九家舉發若不糾舉連坐九家說者以為本族師之政而益之以暴故趙商問曰康誥門內尚寬族師鄰比相坐書禮不同蓋疑之也愚謂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焉且民有過惡州長糾之黨正戒之閭胥撻而罰之比長圜土內之未已也又讀法以教之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無時射於序而觀之德飲於序而訓之禮師田行役誅不用命者而示之法如是而民猶有過惡不亦鮮乎若夫族師什伍其民非若後

世之孳孳求姦惡懲用刑以為事也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則驕躁淫暴衰惡之風於是乎革孝友睦婣任恤之化於是乎興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禮明樂備仁漸義摩其道實始於此成於此而謂暴秦收司連坐之法亦於是乎出謬矣

舞師恢舞羽舞皇舞羽謂翟手所執皇謂冠頭所戴一



言執一言戴五文東京賦所謂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者  
薛綜云冠華以鐵作之上濶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  
戴愚謂皇書或為翟鳥冠也即建華冠狀如婦人縷鹿  
飾以五采羽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  
舞者即此說文皇作翟以羽翹自翳其首以祀星辰帔  
作翟輶全羽以祀社稷則皇非翟明矣後鄭謂羽形如  
帔皇亦如之是三者皆同也豈其然賈公彥乃謂自古  
未見蒙羽於首者記曰知天文者冠鷖非蒙羽於首乎

宗廟冕而舞，旱暵皇而舞，鷩知天將雨，故舞。旱暵則冠之以禱焉。鷩讀為述，亦作述，或作鷩。禮圖謂之術氏冠。古術述通。上林賦：蒙鷩蘇鷩，似雉鳥尾為蘇，蒙其尾為帽。先鄭蒙羽之說本此。道應訓曰：去其瞽而載之木瞽，即盞兜盞也。木即鷩鳥冠也。賈疏抑先鄭而扶後鄭，誤矣。唐作光聖樂舞者鳥冠畫衣蓋古之遺法祭義術省注云：術當作述，士喪禮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是古術述通也。蔡邕獨斷以為建華即鷩冠，鄭子臧好之，而術士冠乃趙武靈

王之服今者不用其說未聞術士即術氏或分為二失

之

漢虎賁中郎將服弁戴鷗尾

說文羽舞為雩雩一作翬翬猶翬也

干寶曰赤草染羽以為翬康成亦云染羽象鳳凰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牲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黜

乖矣終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

五嶽四鎮

四瀆山川為小祀

山林川澤

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

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為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駢而角繭粟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

說者據此以為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

角故知騂且角為天牲淮南說山訓云騂屯犂牛既枘

以枘

枘無角  
枘無尾

決鼻而羈生子而犧說者以為仲弓父賤

而行惡然犂說文作犂耕也犂牛為耕牛司馬犂字子

牛古以牛輓犂信矣騂屯枘枘醜牛之貌以為犂牛皆

然可乎且謂其子而訾其父君子弗為也

騂古  
髡字

仲弓可

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

春秋書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注云稱仍叔之子乃幼弱

之辭然則犂牛

之子為犂信矣

牛人共祭祀之享牛求牛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  
求牛禱祈求福之牛後鄭謂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終也  
終事繹祭之牛愚謂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享  
牛者享先王之牛也凡祭祀前三日擇牲君召牛納而  
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謂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  
之是為享牛享牛與帝牛皆在滌三月求牛者惟具是  
視具者庀也謂簡擇先庀牲後繫牲凡牲必有副唐禮  
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求牛者乃其副也曲禮天

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肥  
養於滌索求而得之孔疏謂下不得僭上上得兼下奉  
牲以告博碩肥腍是天子兼有肥牛稷牛惟具如有災  
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兼有索牛然則求牛即索牛  
歟說苑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  
物有下有上一求一享或索或肥同名為犧左傳萊人  
賂齊以索馬牛皆百匹則索牛亦不獨用之於祭也或  
云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一以祭一以燎

惟郊用之鑿矣大宗伯祀天實柴故書作賓柴實之言積也賓之言升也先儒謂實者實牲體則賓柴又何說乎

凡祭祀牛人共牛牲之互案互三物一名或曰紡車或曰福衡或曰縣因格說文互作笠從竹象形互乃省文人手推握可以收繩此紡車也一名輶廣雅曰輶謂之互其說本於此輶讀若狂或云一輪車互狀如輶謂之迦互設於牛角以防觸觝此福衡也詩云或肆或將毛



傳云肆者陳於互將者齊其因西京賦所謂置互擺牲  
此縣因格也三物一名或圓以轉或止不行或象犬牙  
一從一橫大宗伯臨辜故書臨作罷先鄭讀為披後鄭  
破為臨音義不殊語有輕重耳古文擺作罷猶倦作券



禮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四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地官二

周之賦祿以田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是以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衆一旅田一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萬畝畝一鍾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卿之祿也自此以降至皂隸食職其稅一夫田百畝

與庶人等為庶人在官其無田者或有臯奪之既老歸之去國收之及外人之來與官吏承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否則皆有田田百畝夫一廛謂之戶故詩曰三百廛易曰三百戶一軫十夫楚葉公子高有存國之功食田六百畝功崇者祿加豐也荀子曰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楚莊王謂共雍曰有德者受爵祿有功者受田宅二者女無一焉宅在邑故田宅謂之田邑周之衰也大夫刺幽王曰仳仳彼有屋蔀蔀方有穀

豈非小人在位有宅有田歟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  
田魏公叔痤為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  
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公叔痤讓功於吳  
起巴寧爨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襄各十  
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  
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康成云既賞之又加賜以田  
所以厚恩一說加田官宰之田也晉語官宰食加若齊  
鮑國為魯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故國征不及焉晉惠

公賞以說衆作轅田

轅爰通

秦孝公用商君亦制轅田皆

賞田也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然則轅田之法以上田賞戰士而中下授民秦晉之良田盡歸戰士矣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工商食官管子云賈知貴賤不為官賈工治功能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然則工商不在官者不與分田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

室漢田令商者不農康成謂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  
蓋在官之賈歟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秦  
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  
多衍六畜易蕃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  
者近門工賈近市

齊使弗鄭為宅  
掌宅之官也

是為國宅宅必有田

故曰宅田武王伐紂表商容釋箕子使各處其宅田其  
田漢高祖詔曰有功勞行田宅孝昭賜蘇武田二頃宅  
一區孝宣時胡組郭徵卿子孫皆以舊恩賜田宅漢猶



如是則周可知矣田有稅宅無征而漆林猶加重者何也舜為食器而漆墨之諸侯以為侈漢有工官主作漆器南陽樊氏以富聞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蓋其利厚民私之故曰民多私利者其國貧且木不可獨伐不可獨舉不可獨運必資民力用妨農事是以倍其征非私漆林惡廢民於生穀也古者計畝以鍾故魏季成子食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仕三千鍾秦漢易鍾以石而祿漸薄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又有公解田以供公用

至唐內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五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滿五千戶者令四頃尉二頃稍優於唐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以足之所以厚其養庶之意雖不逮於古然所以示優厚厲清操猶得周家忠厚之遺焉

晉有菜田  
田騶後魏

有公戰國策子之相燕貴重主斷燕王噲收吏璽自三

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

亦見韓  
非子

說者謂以石計祿始於

此不知以石計祿本起於田李悝盡地力晦收一石半

下孰倍中孰三上孰四蓋以石計田以田賦祿王登為  
中牟令一日而見二中大夫子之田宅衛嗣君欲以薄  
疑為上卿進田萬頃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  
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之此  
戰國之賦祿皆以田也吳起相楚悼王以為封君太衆  
貧國弱兵之道於是封君之祿二世而收則采地之廢  
昉於此乎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  
寬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

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則以石計祿始於秦然韓非子以為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大臣左右無功者擇田而受擇田而食則當時賦祿及賞仍以田明矣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祭統古者於禘賜爵服於嘗出田邑田邑者田宅也康成以為國地其不然

乎

左傳衛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下有上祿亂也邑謂十室之邑百邑則田一成卿之祿也趙武以絳老

為絳縣師與之田使為君復陶案縣師上士非所謂士食田者歟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者千夫之田桓子上卿千室猶百邑也古者井有定邑無常易曰改邑不改井康成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孔疏謂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通率其地不易再易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故定稅三百家然春秋大國之卿其田不過一旅一旅之田不過一成如其說一家受二夫之地當定稅四百五十家言一旅者舉成數也三百戶不滿一成以田賦祿而予之以不食之地其說妄矣

古之人臣苟非有功不得食邑載師所謂宅田賞田

是也若夫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非采地亦非祿田所

謂王命尸臣官此柎邑柎故豳國提封萬井兵車百乘  
天子使之治其賦而主其民又賜之鸞旂黼黻琫戈而  
宗人掌其禁令仍督其違失者其地則載師任之不得  
專焉及周之衰遂為己邑溫子即狄樊皮畔王君子惡  
之公邑之利都家之主地不成國民不稱君而內有六  
卿外有六遂甸稍縣置犬牙相錯雖有不臣之心其力  
亦不能為亂所謂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巧言之卒章得

其情矣

呂氏春秋晉文公令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  
卿田百萬淮南道應訓宣王封子發執圭列田

百頃左傳莊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田猶秩也秩亦田也奪田收秩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宣十四年衛孔達縊而死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室謂宅田祿也周書所謂一室之祿蓋祿其子襲父位杜預謂室者以女妻之鑿矣自一室之祿至千室之祿皆田也故古者名祿為田成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是時趙朔已死朔子武尚幼以其田與祁奚晉景公從韓厥之言衰盾忠勲不可無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秦仲為復室其子者反其田也

西垂大夫隴西有秦亭秦谷而非子居犬丘周之犬丘漢之槐里懿王都之本非國也及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於是始國而詩有秦風則車鄰駟鐵皆襄公時作

而序謂車鄰美秦仲失之天子守邑之大夫安得有內  
小臣傳令乎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紀年謂始居  
洛後居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則是西周畿內亦未聞  
有鄭國也及桓公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夾輔平王始滅  
虢會而都於溱洧焉後世遂有新鄭之目而指漢之京  
兆鄭縣為舊都豈非附會者為之歟說文云周制天子  
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說本周書而王制則云  
天子縣內有九十三國其說多依孟子然皆不合周官



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會又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其說本和天子傳及竹書而謂桓公未聞封於京兆其識卓矣漢中南鄭猶京兆西鄭也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號其不然乎有西鄭故加南又何與於鄭桓公也

凡民有夫則有家有家則有里夫出口泉故口以夫名家給縣役故役以家名里樹桑麻故樹以里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征有弛舍惟賢能老疾貴者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

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  
在竭作之列所謂唯為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  
征者出土徒車輦失之又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  
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  
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  
而問焉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為里里者居  
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  
耕者出三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

布也夫征即夫布說見前案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二  
謂民出貲錢以給繇役每家二十二錢蓋漢之家征如  
此則閭民反重其征必不然矣

漢律見說文解字

且民之無事

者為閭民公族之無事者為遊倅等閭也而貴賤分故  
公族之無事者諸子掌之國征弗及而民之無事者入  
衛於宮則宮伯有徒役之事出耕於野則載師有夫家  
之征夫家猶徒役也國家既養而長之又重征以困之  
有是理乎橐人職外內朝有冗食即宮中之人民而謂

之冗食者許氏說文云人在屋下無田事然則冗食即閒民也康成謂畱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則凡外內朝之散吏趣走給招呼之屬亦皆閒民為之矣此民無家事而服公事者鄉大夫舍而弗征則載師亦不得而征之也春秋魯作三軍各征其軍注謂征其軍之家屬孔疏云丁壯從軍者官無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稅之閒民出夫家之征蓋以此

周書西土方千里分為百縣左傳九縣長轂九百四十

縣遺守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畿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灋於司馬甸稍都鄙受灋於縣師是為縣師之灋名曰縣法而縣士則各掌其縣之禁令焉風俗通曰百里為同總名曰縣縣立也首也從系倒首言當立靜徭役也然則縣法者徭役之法歟鄭司農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為縣康成則分為五等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

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

司馬法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餘同

不

知甸地稍地置地皆縣地也稍人掌丘乘方士掌都家所掌者即甸地稍地置地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為丘乘之政令方士亦以時修其縣法而為都家之治其都邑則又縣師造之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故曰縣弦也縣聲近弦施繩用法不曲如絃也縣師掌師田作衆庶造都邑故以取名周曰師楚曰尹漢曰令其職兼文武并掌兵器春秋周禮未改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衛

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既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王府及內府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人橐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晉作州兵使州作兵魯作丘甲使丘作甲非古也西京精兵聚於雒陽武庫故漢之武庫令猶周之司兵哀帝建平中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未聞取之於百姓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小司

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馬牛辨其物簡  
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且古有命民小司徒辨貴賤所  
謂民之貴者亦得乘節車駢馬焉而遂人鄼長簡兵器  
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司馬法丘出牛三  
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即春秋  
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丘甸出之  
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較之初稅畝而尤甚  
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



毀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為毀之且甸  
出車一乘故甸讀為隙其訓為乘則是毀其乘者毀其  
甸也毀其乘則可毀其甸則不可毀其甸是壞井田之  
法先商鞅而決裂阡陌也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說非  
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皆然名為乘馬  
丘牛其實賦車籍馬與秦之頭會箕斂何以異焉周官  
牛人有公牛而牽徯同輓校人有王馬而毛物異頒旗  
有司常以待國事鼓有鼓人以和軍旅車有中車而其

用無常又安用乘馬丘牛重傷民力哉然則馬牛車輦  
旗鼓兵氣皆非民間之物縣師使其有司備之各帥其  
民而至及其會車人之卒伍則五人為伍百人為卒而  
一乘七十五人之說亦無所用之先偏後伍伍乘彌縫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人之卒伍也楚攻魏張儀  
請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而以卒萬人車百乘與魏  
是古者車一乘卒百人武王伐殷革車三百乘法當用  
卒三萬人故田單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

服矣說者謂周官無偏則不然古者士有卒伍車有偏列司徒主卒司空主車冬官亡則偏法亦亡廣車之萃分為左右每廣一卒謂之正法偏者廣之偏左廣為左偏右廣為右偏偏之兩者合則四兩以翼廣分則五伍以承偏謂之偏法亦曰偏駕則知車人之卒伍未嘗無偏君行師從故覲禮有偏駕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故偏駕不入王門康成謂偏駕者金象木革四輅其不然乎魚麗之陳先偏魏舒毀車為卒亦偏為前拒蓋無

定數因事制宜者歟鄭志趙商問一甸之田方八里有  
戎馬一乘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裁  
有十二匹而校人職家四閑何也答曰四閑八百六十  
四匹此乃國馬不出於民司馬法民出軍賦無與於國  
所謂民出軍賦者即春秋之田賦也古文田陳同音故  
齊陳轉為齊田甸乘亦同音故丘甸通為丘乘說者以  
為甸出車一乘故甸改為乘失之司馬穰苴兵法因號  
司馬法案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為政閔王殺之

大臣不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衆猶鞭策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晏子春秋以為齊景公史遷因之如其然左傳曷為不載乎韓非子曰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繼又曰民產絕則畜生少畜生少則戎馬乏戎馬乏則將馬出是將馬者國馬謂之馬府戎馬者民間之馬所謂民出軍賦者也民馬乏故以國馬給軍則其法非始於春秋行於戰國歟何休曰用田賦者若漢家歛民錢

以田為率矣禮軍賦十并不過一乘愚謂以田為率乃

稅畝非田賦也魯語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而已如

以十井為乘則包咸之說

見論語註

吾未之前聞

秦穆公送公子重耳

入晉革車五百乘步卒五萬疇騎二千此一乘百人之法而兼有騎則騎起於春秋非始於戰國也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學習騎射故曰疇騎見韓非子春秋隱四年傳云敝邑以賦與

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昭六年傳大夫有賦於軍故魯

之御叔大夫也而傲使人令倍其賦謂軍賦也漢孝惠

之初令吏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及二

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所與則大夫有賦於軍  
至漢猶然矣哀七年傳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故兵  
車曰賦輿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  
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  
本諸此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二  
十五乘為偏杜預引司馬法車十五乘為大偏  
九乘為小偏則偏無定數伍兩亦然倍伍為什倍兩為  
五十倍卒為二百齊語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倍  
法也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  
民自出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  
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巾車  
職毀折入齋於職幣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

與毛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云授兵從司馬之法  
領之受兵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愚謂司馬法出於田  
賦始自春秋之末  
行於戰國之時 魯用田賦猶鄭作丘賦服虔曰作丘

甲者一丘之田出一馬三牛其說是也然以為古法則  
非子產愛民而行病民之政學者不能無疑焉大宰有  
芻秣之式大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馬不出於丘明  
矣秦孝公十二年為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為賦賦者軍  
賦也軍賦始於春秋至是開阡陌而更定其法也

師氏三德二曰敏德敏者何也克為敏德以已承之孔



子曰克已曾子曰已任一也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詩云佛時仔肩毛傳曰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然則苟非已焉能克苟非克焉得敏是故堯舜恭己禹稷由已成湯惟已伊尹若已皆敏德也於文以已承之曰沓沓者謹慎之辭詩云赤舄已已見說文蓋言謹也周公之敏也若無已則敬失其基禮失其幹慎失其藉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變為槁木死灰亦終入於昏昏默默而已矣學問求諸已廉恥行諸已

忠恕推諸己立達取諸己安人安百姓修諸己孔子無  
我非無己也楊子為我非為己也己之欲非己猶身之  
垢非身為仁由己是謂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己  
為私濫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一曰至德至者  
何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惟有敏德者能之敏  
德所以為仁而孝德者為仁之本也春秋昭十二年左  
傳云仲尼曰古也  
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言而孔子引之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此發明克己之義也而復禮之目未詳  
故顏子  
請問  
克為敏德其詳可得聞乎不能謂之賊不足謂

之畫浮沉謂之溺游移謂之惑中廢謂之弱後退謂之却皆不能自克者敏之蠹也惟克乃敏詩曰農夫克敏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農夫之敏也君子克己亦如之詩曰良士蹶蹶言動而敏於事也此敏德所以為行本歟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用力者己也能用力非克己乎而皆曰一日

者言由己不由人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識己馬識仁子貢之施濟求之人孔子之立達反之己故曰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猶病

五行已屬中宮土易曰安土敦乎仁故

能愛未有不愛己而能愛人者也求仁者於己取之可

矣史遷紀帝嘗普施利物不於其身非吾儒之學也吾

儒學在己利物本諸身莊子曰至人無己無己是無仁

也故莊子不知仁

莊子謂枝於仁者擢德塞性斃蹙為仁天下始疑而其論仁也則云中心

物愷兼愛無私以墨子之學為孔子之語其謬已甚皆自至人無己之一言始

路寢制如明堂面有四門虎門者路寢之西門也西為

成熟之方學貴成熟故小學在西亦名西學祭義云食

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

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大學在成

均則西學在虎門之左明矣古者學在門繆公學著人

齊風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著人者楚語所謂位宁有

官師之典

著與宁通

蓋師氏保氏也師氏保氏同居門左各

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或云南稱門北稱闈此

臆說也蕭子良云蕭何以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不知

據何書後漢德陽殿東門雲龍西門神虎金獸也故

在西則虎門為路寢西門又何疑乎家之學在門側之

堂故國之學在虎門之左此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闈之

學也

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

左傳昭十年欒高與陳鮑相攻遂

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蓋以虎門師保所居講學視朝之地故朝服立於其外歟東漢有白虎觀肅宗詔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此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蓋取地官師氏虎門之義也一說虎門宮之外門失之矣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介足宮中之門謂之闈康成謂巷門相通者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然則闈門乃旁側之門也路門外之應門為

正門而虎門在西師氏居其左闈門又在內似皆旁側之門畫虎象秋嚴漢制則然矣康成以路門當之豈其然乎廣韻引周禮云公卿之子入王端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氏焉氏焉者以門為姓若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也以虎門為端門國子為門子則似干寶註而目為周禮誤矣

師氏詔王媿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諫王惡而教國子以六藝六儀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而王之世子

亦齒焉古者師保之官掌國中失之事中者為媿王有媿則道之使成失者為惡王有惡則閑之使止因以教王及王世子而國之貴遊子弟皆從王世子而學焉者也降及春秋其道息矣然其風猶存秦穆公益國十二而學於著人荆文王兼國三十而學於保申秦至穆而霸楚至文而昌二君能光大先世之業以成其媿者師保之力也楚太子商臣之惡其師潘崇實倡之猶陳公子佗之惡本於其傅之不良蓋二人之性未必惡師傅



惡故二人從之而惡說者謂商臣蠡目豺聲形惡也豈  
其性惡乎詩有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  
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故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斧能  
析薪猶師能止惡也秦不法古律令為師胡亥學書趙  
高教之夫也不良此之謂矣夫之言傅也謂師傅也師  
傅不良故陳陀惡加萬民胡亥毒痛四海太元曰黃兒  
中蕃君子洗愆言有老臣以為師保則君子庶幾免於  
惡焉爾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媿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

惡也疆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此保氏師氏之職歟漢  
成中主委任外親帝師張禹國之佞臣黨於王氏變漢  
為新師保之官安可非其人也易兌講習臨教思二陽  
咸臨師保之象初以志行正為貞二以不順從為利言  
詔嫩諫惡逆之吉順之凶潘崇之於商臣趙高之於胡

亥張禹之於漢成皆不正而順從何利之有

君命順則臣有順命

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順之者一言可以喪邦  
臨九二爻辭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子恐人以順為利也  
故特明其義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之言非古  
語也言非以順命為利也為人臣者不明乎此義則不

免為宋之三旨相公而已三旨者一曰取聖旨二曰領聖旨三曰已得聖旨也此之謂順命即六三之甘臨故甘臨曰无攸利咸臨曰无不利兌象朋友臨象師保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書曰放黜師保則師保非三公也三公官不必脩師保必備其官易初元士二大夫師保氏保氏正當元士大夫之位故臨二陽象之周公師保萬民則三公亦得兼焉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然則咸臨之无不利甘臨之无攸利其義曉然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晏子曰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君失其道臣失其守逆政行而有司不敢爭覆社稷危宗廟是故上有行中之君下有順命之臣君不行中故臣未順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

惡之有中謝者為昭釐謂王曰國人皆以王為沈尹華

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甚哉人之好為師而恥  
為弟子也故細人一言而威王不說則師保廢於戰國  
矣商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故荆興於  
文衰於威一傳而懷王遂亡其國客死於秦

保氏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案廣韻白矢作白  
勻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遠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  
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為讓古今文也新序云左  
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

望敵合以參連連誤為遠失其義矣莊子鏑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沓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為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弩柄曰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差以米則不發然則參連弩射尤

精矣詩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莊子所謂復沓也

司諫糾萬民之德而觀察其德行道藝辨之以能司救禁萬民之衰而誅讓其衰惡過失防之以禮乃其職不列於六鄉六遂之中而隸於師氏保氏之下何哉蓋必先師氏詔王媿而後司諫糾民德民之德本於王之媿也必先保氏諫王惡而後司救禁民衰民之衰本於王之惡也糾民德者鄉三物禁民衰者鄉八刑師氏之詔

詔以此一人有德以道民德不令而行保氏之諫諫以此一人無衰以閑民衰不禁而止本諸身徵諸民德道禮齊風俗成焉比長奇衰閭胥黻撻族師刑罰皆所以禁民衰民有過惡州長歲糾黨正月戒司救復三讓三罰之以故民無隱慝比長教和親閭胥聚眾庶書其敬敏任郵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是為德行道藝黨正歲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攷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則復加攷而舉

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則所以糾民德者較之禁民表而尤詳焉以故民無遺善司諫復以之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攷之未精舉之未當者司諫巡問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謂之史傳至秦曠絕其道廢壞漢武始舉賢良方正天子計書先上太史媿惡之事靡不畢集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



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  
此而作其後遂有三輔決錄汝南月旦之評說者以為  
處士橫議然猶有古糾德禁褻之遺意而朝廷無詔媿  
諫惡之官則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也故東漢風俗雖  
有氣節之名而德行道藝不及三代之純者以此魏置  
州郡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為九品其有言行修  
著則升進之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此古州長黨正  
族師閭胥之職也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刑然時有清議

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却詆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雖古之巡問觀察誅讓防禁何以加焉後魏太和以前精選德高一鄉者為中正當時頗得其人及宣武孝明之世寢以頽紊而冀州大中正排抑武夫不入清品武夫怨怒遂聚火焚其第殺其人天下冤痛乃詔斬其尤惡者餘大赦以安之而魏亦亡矣中正置於延康廢於開皇立法未嘗不善久而弊滋榮辱在手高下任意此非出於法之不

善實由於本之未端端本之道先正朝廷則化起於身  
教成於國地官糾德禁褻既有比閭族黨以分其職又  
有司諫司救以董其成而為司氏保氏之屬旨哉旨哉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之謂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典瑞穀圭以和難康成  
謂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晉侯  
使瑕嘉平戎於王愚案僖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公會  
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謂執未有言釋之者以公與

議而釋之何休謂善僖公能免宋公之厄穀梁謂外釋不志以公與之盟而目之康成謂公有功焉此典瑞所謂和難也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羊謂此楚子而貶稱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休謂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臯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

即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臯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者之誅乎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三十年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余疋玉十謂之區註云五穀為區然則雙玉曰珏半珏曰隻十隻曰區倍之為十穀和難之穀圭也穀之言穀十數之成和難者成之故用成數僖公行禮故記者善而志之大戴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曲禮亦云父之讎

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諸儒  
異說莫能相一學者惑焉愚謂不與同生者孝子之心  
令勿相讎者國家之法如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  
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于是使不共戴天之讎  
避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孝子之心此調人  
之所以為調也千里之外遠於同國而鄉近於國鄰近  
於鄉族人則踈於從父昆弟矣亦可補調人之闕焉或  
曰父之讎避諸海外是共戴天也可乎曰調人之和難

穎封人之錫類也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四海之外別有  
一天其誰曰不然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官之  
所弊而謀非調人之所和而釋漢律衷刺刃者必誅以  
其雖未殺傷人而有殺傷之心也調人職所謂過而殺  
傷人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離  
者耳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過失若舉刃欲斫  
伐而軼中人者調人乃  
教民之官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東漢之季洛陽有主  
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遂假託調人之法因而為

姦利受人十萬謝客數千由是法禁益弛京師劫質白  
晝群行而漢亡矣

管子春三卯

俗作卯

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

卯合男女秋三卯

今文酉古文卯俗誤為卯

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

二小卯而始卯合男女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

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卯合男女者白

露下收聚之初始卯之辰荀子所謂霜降逆女家語所

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始卯合男女者清



明後出耕之日始卯之辰媒氏職所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至即春分十日之內三卯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詩標有梅毛傳所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備禮而行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過此則非昏姻之時不用令者罰之荀卿子所謂冰泮殺止殺止一家語所謂冰泮作殺女而農事起昏禮殺於此衆說皆同康成獨異而管子尤合周官故愚引以為証焉卯為春門三卯為八舉木成數八

卯為秋門三卯為九和

金成數九

古文卯卯同形書無善本

故正之

說文卯象開門卯象門

晉束皙以為四時皆可昏姻引春

秋為證然民間嫁娶吾聞之詩禮未聞之春秋夏小正

二月綏多士女太元內婦始秋分

陰外陽內萬物之既

自秋至春

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生育嫁

娶大吉此管子春三卯合男女之義也參同契謂二月

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卯蓋麥生而嫁娶行

榆落而昏禮殺合於天時者歟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遊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即管子掌媒之合獨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心星為二月之合宿故三卯為合獨之時墨子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之法也然則男三十女二十而無夫家皆過時不嫁娶者媒氏會而合之

非合獨而何邪從日為昴邪從日為昴昴白虎宿星當

從邪說文誤作昴

徐鉉音  
莫飽切

詩云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畱

也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畱言物成就繫畱愚謂昴

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與旄若猶與搖康成曰秦人猶

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邪象閉門昴為白虎不

當從邪說文非許氏之舊矣俗本流傳莫能正也邪從

田為畱采地之名因以為氏漢人改畱為劉而有邪金

刀之說則邪邪之相亂也久矣

虞翻云古柳邪字同王  
充曰日出扶桑暮入細

柳故宅西曰柳谷是日夕為昃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  
雷舒鄭箋引之作柳舒是古雷柳亦通矣律書言二十  
八舍北至於雷雷者言陽氣之稽雷  
也故曰雷八月也則直讀昃為雷也

祝融作市其象為離離明為日日有三時三時者朝時  
昃時夕時不曰中而曰昃者皇侃以為日將中而未中  
猶在東側是中前為昃也賈公彥引書日中昃不遑暇  
食是中後為昃也家語日出聽政至於中昃王肅云中  
日中昃昃中說文以日西為昃失之矣日東為朝日西  
為夕日昃為中春秋肆大省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何休

曰跌過度眊之言跌也過猶不及故中前中後皆曰眊  
中日至衡陽是為隅中至昆吾是為正中皆日廂時也  
廂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日中盛明當王之位故  
曰大市而主萬民百族平旦食時為公為卿故曰朝市  
而主四方商賈日眊晡時為臺為僕故曰夕市而主販  
夫販婦莊子曰日方中方睨側視為睨睨猶廂也方睨  
而中方中而睨其時有幾日中不須臾故易曰日廂之  
離何可久也說者謂日廂明將盡豈其然日中為市取

諸噬嗑上明下動日廂之大市也行人之儀不朝不夕  
晏子云室夕管子云立朝夕古語皆以朝夕為東西矣  
月食必在望月望為盈日廂必在中日中為廂故易曰  
日中則廂月盈則食何休注公羊亦云廂日西是皆以  
廂為夕也可乎廂有中有下皆非日夕時古者臯人之  
喪以昏殮故葬以朝不以夕謂其近於昏春秋九月丁  
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廂穀梁作稷乃克葬何休云  
下廂蓋晡時晡時則夕也曷為不書夕而書廂且晡時

而葬是以臯人待其君也必不然矣書傳注云平旦至食時為朝隅中至日昃為中晡時至黃昏為夕日出而葬日中而虞禮也魯葬定公以下廂葬小君頃熊一作敬羸

以日中下廂去日中不遠兩書以譏焉朝市於西方反

天道也故君子非之漢宮闕疏曰六市在西其三在東

有東西而無中非古也洛陽三市取則周官金市西一名

商南市中馬市東古者為市一日三合而河西姑臧市

日四合扶風美陽俗以夜市則司市之法不行於天下



矣

質人掌賣債之質劑大市以質若牛馬人民小市以劑  
若兵車用器及四時食物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古之質劑後世之文券也東晉及梁陳凡貨賣奴婢馬  
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  
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  
說者謂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雖以此為辭實  
利在侵削猶漢竿緡錢而已質人所罰謂之罰布犯禁

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則淳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所以同度量而壹淳制也古者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安得有稅乎司市所征謂之廛市一名征廛廛人歛之入於泉府亦曰征布蓋征其廛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廛而不征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此古質人之職也度量為斗斛淳制為銓衡孟子謂之法故曰法而不廛謂廛人不征貨質人

不征廛荀子謂之室律治市者平之室律者質律也質人之律漢曰月平所以平市價

室質音相近楊注誤

償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曰人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謂商賚牛馬貨賄皆然故曰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謂三分其所獲二入公

而私其一也越逐者在國越鄉者在軍越伍軍有常刑  
國繫園土易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勿逐故悔亡逐  
則有悔矣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  
下謂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者不加刑也質人賣債人  
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歟質許  
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逋逃之臣妾皆得歸其  
主焉有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仍商度而賚告者凡  
失物在市三日在朝旬而無主識認乃没入官故易有

億喪貝躋于九陵之象勿逐七日得之占九陵象朝之

閭闔九重言七日則旬之內也震長陽其數七勿逐與

喪馬同占而不言悔者陽動而陰靜也

喪馬睽初九喪  
貝震六二億發

聲古以  
貝為貨

古者路遺不拾人亡不追非誘非竊旬內自歸

太卜官有卜賣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不得首仰

足盼

音琴謂  
兆足歛

然則易之繇書之誓周官之文參相合也

鄉有比閭族黨州遂有隣里鄰鄙縣軍有伍兩卒旅師

皆不得相踰越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蔬掌市市

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  
行者掌固復晝三巡夜三鑿以號戒之先王寄軍政於  
鄉遂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  
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竊盜者無所容苟非遷徙  
雖有逋逃莫敢越逐不獨軍中為然矣董逋逃晉法也  
楚作僕區乃隱匿逃臣之法說文「藏也品衆也品在  
「中踦區藏匿也僕臣僕  
也僕區者  
藏匿逃臣芋尹無宇之閤逃入王宮無宇執之有司弗  
與及謁諸王卒取以歸歸之禮也執之非禮也當復之

朝

康成曰復之言報也

復之朝而有司弗與則失在有司也朝有

復者宰夫掌諸臣之復御僕掌庶民之復晏子春秋所謂齊有北國騷造於君遑而求復者以此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以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凡六府當之而又以職內職金職幣三官充其數焉非也余足以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穀魚鹽為九府王應麟引之以當九府圜法失之遠矣所謂圜法者重不廢輕小不妨天子母相權而有九品故曰九府

圖法其名見周官者夫布里布辟布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塵布僂布是為布貨九品其九品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市曰征布泉府掌之載師有里布閭師有夫布皆邦布也出諸民入諸國故曰邦布百畝為夫五鄰為里民間之布以夫里得名說者以為罰布誤矣司市有辟布塵人有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塵布肆長有僂布皆征布也斂諸市入諸官故曰征布辟布一名辭布辭之言貲也猶漢之貲錢或曰辟法也辟布猶法錢市中作



布皆取法焉故曰辟布者于其地之叙叙猶監也作布之叙蓋鑄錢之監歟王莽布貨十品一曰大布次曰次布蓋法周官之欸布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總布未詳質布者質劑賣債之布罰布者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塵布者門關征塵之布僂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韻云僂暫也音才鑿切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握路握此也鄭司農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此立持之布歟管子謂隰朋於國有不知政於

家有不知事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而其人不知握猶持也古之僂布也肆長斂之塵人掌之而朋不與知焉一說僂布者總布之別也盤庚曰無總于貨寶貨寶曰布商賈阜貨而行之立曰僂行曰路執曰總皆商賈之事也盤庚戒在位毋若商賈然職內主錢辨財而執總總者聚而束之以書揭之漢律曰布謂之總總曰升升曰登晏子春秋十總之布十總者十升也升登音同故或為登或為升皆名為總以此名布亦以此名泉

故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通作綬漢令徒隸衣

七綬布綬一作稷八十縷為稷五稷為秭二秭為耗

京西

雜記曰五絲為躡倍躡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總倍總為璲璲者古之佩秦之綬以縷為絲十絲為升則異說也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為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麓漢制如此而緘紀無聞焉五扶為首則二十系也漢之首異乎古之升矣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純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詩傳曰駸數箋曰駸總也疏云駸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駸為數總而集之故駸為總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者國軌也亦曰國準軌為法準為平古者珠玉為

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中歲黃金一斤直食八石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國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軌守其數準平其流於是穀與幣相權而貨通食足焉上無穀以幣下無幣以穀造公幣而寄之民振其不瞻以幣準穀直穀而貸之穀為上幣為下斂其有餘以穀準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振時穀重而幣輕以輕權重斂時穀輕而幣重以重權輕如此則上不取息下不出息而上下交獲

其贏各有什倍之息所謂以國服為之息者蓋如此有司者職幣與倉人也職幣掌振斂之式法者凶豐之法用倉人掌之此非國軌之存於有司者歟不瞻而莫之振也則穀愈重而民流有餘而莫之斂也則穀愈輕而民病蓋歲有凶穰物有輕重今歲糶賤狗彘食人食至來歲而道有餓民此皆不通國軌之法輕重之權者也較謂之服式謂之軌較出式上是為軌前故知管子國軌即泉府國服息者陽息反是為消藏縱千萬貫朽於

庫積粟萬億紅腐於倉謂之消粟米財物上下通流使相灌注無有滯留謂之息流而不竭出而不窮此泉府之所以為泉歟辨而授之謂辨合子見荀即稱責之傳別蓋旅師以質劑頒斂泉府以辨合賒貸皆契券也總名約司約掌之一說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云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焉又云成年不償信誠匡助助且不償安得取息乎又云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此國軌所以輕重相權也秋官朝士凡民同貨

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同貨者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賕國服行之以國法猶國軌平之以國準所以制四方貨殖低昂使萬物不得騰躍其權在司市而朝士慮貶國用故亦得與焉易損益二卦損六五益六二皆曰益之十朋之龜兩貝為朋一龜直十朋寶龜而貨貝變通趨時則上下交相益也俗儒不明損益焉識盈虛之數乎國軌也國服也皆謂之乘故稍人有丘乘之政管子有乘馬之筴

淮南子元玉百工大貝百朋注云二玉為工五貝為一朋山虞服耜注云服牝服疏云車

平較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為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市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



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左傳廢六關注謂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為不仁家語置六關注謂置關以稅行者為不仁兩說皆非也國之有關久矣不自文仲始何得言置設關以限內外司出入所以防非常又焉得廢之農有租而商無稅是將使民弃本而趨末烏在其為仁也且六關之廢置與三軍之作舍等耳一書一不書則又

何說吾是以知廢與置兩說皆非也廢者謂廢司闢之法一作置置與廢通古醫用針針有補瀉難經言補則取氣瀉則置氣置者不取也古者不取謂之置不去亦謂之置春秋萬入去籥公羊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不去為廢則魯舊有關先王之法名存而實息矣魯之有名無情皆若此文仲虢為賢大夫不能振而興之故孔子謂之不仁古以廢為置又以廢為發

詩一發五紀  
發讀為廢

莊子發藥列子

廢藥一也豈獨齊人語乎齊桓公三會諸侯令曰市賦  
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虛車勿索徒  
負勿入以來遠人以通賓客視其名視其色以察竒衰  
國乃不惑司關之職唐天下關二十六蕃客往來閱其  
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譏猶有古司關之遺意焉

莊子  
廢一

於室廢一於室釋文曰廢置也  
是先秦之文皆以廢為置矣

禮說卷四